

簡化生活



人與事 楊不秋

這個看起來普普通通的牌子竟然也屬於萬元級別。

跟朋友表達了我的驚訝之後，她笑着說，確實不值得，買回來就「拔草」了。

這種心情，我懂。人到中年，我對包的要求就是好用。百搭，每天早上着急忙慌出門之前，不需要考慮跟當天的穿戴是否相襯；輕便，通勤的路上，擁擠的地鐵，全程背着也不覺得負擔沉重；能裝，A4的文件夾，餐盒水果盒，大小物品皆能無負擔吞吐；踏實不嬌氣，舒服耐用。

可畢竟不是天生就有如此樸素務實的消費觀，我也交過「拔草費」。很多年前第一次去巴黎，和幾個同期入職的小夥伴一起，激動又雀躍地走在香榭麗舍大道上。路邊就有那家出名的奢侈品店。小夥伴們看到我興味索然的樣子，七嘴八舌地說，女人一輩子總要有幾個拿得出手的包才行，這包作為入門級確實很不錯，隨便哪款背上都覺得很高級。

那時我剛剛工作不久，每個月只有不到一萬元的收入，還要還房貸，這個包在我心裏是真的貴。但是，有一句話，徹底推翻了我不捨得：你

怎麼知道你下次來巴黎要在多久之後？

所以，最終讓我買下這個一丁點真皮材質都沒有的包，並不是因為我真的喜歡，而是因為我懼怕失去的機會。當年的我，遠還沒有通透到明白，最重要是面對自己內心的真實需求。

從上海搬家來香港，很多年過去了，大部分時間這個包一直都躺在櫃子裏睡覺。出差，不防盜、不耐磨；上班，擔心人家會揣測我想借包表現；周末出行聚會，帆布環保袋更加休閒輕便，無拘無束。我大概就是真的不喜歡，所以不想用的理由說也說不完。這個「英年早退」的包，不僅僅是被我打入冷宮壓箱底，同時也變成了我眼裏的一顆釘，心裏的一顆刺，看到想起，就後悔自己當年的不堅持，也不甘心自己當年的不明智，那麼容易就被一個旁人完全站不得腳的理由說服。

確實，我後來是在十年之後才又重訪巴黎，整整兩周，我在各大公園、博物館和美術館，在街頭的咖啡館和小餐廳，在米芝蓮摘星的精緻餐廳，在塞納河邊的陽光下，巴黎聖母院門前皎潔的中秋月，還有單車遠足盧瓦爾河谷，我度過了非常愉悅的時光，也留下了十分難忘的回憶。重遊巴黎，沒有什麼高級奢華的包，卻十分完美。

去年搬家，趁機斷捨離來港多年的家當，我狠心把這顆刺拔了，就在舊居樓下一家二手小店。

「包」治百病？不，謝謝。



「鯨奇物語」

近日，位於中新天津生態城的國家海洋博物館推出以「鯨奇物語」為主題的深海鯨魚沉浸式科普展。此展覽運用數字投影、AI互動等數字技術手段，為公眾營造了一個近一千平方米的虛擬海洋環境，同時設置互動體驗區、觀影科普區等功能區域。

新華社

市井萬象

繁花情結

晚上的仍然艷麗炯炯，花朵如炬，花柱吐蕊。

走在堅道司徒拔道大坑道，榕樹一木成林，與這座城市的山、石階長在一起，根部嵌在石牆裏，雕塑一般。沿黃泥涌道往南區陽明山莊，紫荊花樹點點。去新界離島行山，從愉景灣到梅窩，漫山遍野的粉色杜鵑在藍天白雲碧海間如詩如畫。大東山的漫漫芒草在藍天下飄揚，足以抵銷攀登近四十五度石階的艱苦。一趟行山，往往成了探花之旅。拍花也常常影響趕路，不過若無海無山無花可看，行山該有多麼枯燥乏味呢，無花的山，何必去行呢？

一棵樹突然開了滿枝的花，揚着小臉哈哈笑着，一樹花突然又變成了樹，理理長髮正襟嚴肅起來。一忽兒兒童真爛漫，一忽兒莊肅端嚴，奔放又內斂。香的港，何嘗不是花之港！這座繁花似錦的海港，只是路過的驚鴻一瞥，卻留下了有關美麗的綿綿記憶。

這片繁花情結，或許來自兒時的印記。

父輩曾經守衛的邊陲，也有一片繁花。一群各種口音的人身着同樣的綠色戎裝，每個人都來自邊陲以外的遠方，每個人盡心盡力守衛着這片遠離他們故土血緣的遠方。一群孩子在那片綠色營地長大，傳承着父輩之間一樣的情誼，浸染着那身戎裝所代表的理想主義情結。而那片繁花，成了孩童們的詩意與遠方。繁花寂寂無名，卻勤勤懇懇，樸樸實實。向日葵

整齊爽朗的笑臉，如戰友兄弟般淳樸厚道；格桑花亭亭優雅，又堅韌頑強，一枚即成一叢，給她一點土壤，報以一片燦爛。繁花中滋養的情懷，充滿浪漫、豪邁，還有歲月磨蝕不掉的單純，足足伴隨了半生。

一個繁花似錦的小院，是心中的歸棲地。

這方繁花小院，有黛紫色的百子蓮，楓香樹下，一枝枝長長的花萼托着一朵朵巨大花傘，透過清晨的朝陽，傍晚的暗暮，夜晚的星光，見證着楓香樹漸紅至滿樹濃秋。這方繁花小院，有青藍色的藍雪花，輕淡雅緻，像一個小小的藍色精靈。花團錦簇中，真正愛她的人才能尋到。這方繁花小院，有紫色的藍花茄（Blue Potato Bush），樹枝纖細，韌力勁道，每個纖長枝條的盡頭，總有一朵紫色的小喇叭隨風輕唱。這方繁花小院，有粉色的天竺葵、紫色的薰衣草，剪下一枝天竺葵，隨手插在樹下，不需澆水不需搭理不需照顧，幾天就會自己朝着陽光打招呼，老枝枯乾新枝還會在老枝上繼續發芽。薰衣草也是極其旺盛，撲啦啦一長就是一片紫霧。這樣的小院，花自在，人自在。

山不需證明自己，他用自己的氣力長高長大，巍巍屹然。繁花不需證明自己，她用自己的生命綻放，各美其美。繁花個個又堅韌又美麗。唯其堅韌，才成就其繁盛，至於美麗，但凡在花，何花不美呢？強韌而精彩的生命，往往都不需要證明自己。



▲繁花翩翩。



作者供圖

高迪與聖家堂(上)



柳絮紛飛 小冰

小兩口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古典建築無與倫比，邀請老兩口同遊「二牙」，我們趕快應邀，大家分別從洛杉磯和香港出發，巴塞羅那會合。

「二〇二一年建築界的最大收穫，是聖家大教堂終於封頂。」丹曦說。預約的導遊尚未到，先聽她講，她做建築設計，到了巴塞羅那先拜訪聖家大教堂Sagrada Família，一個一八八二年開工，至今尚在建造中的世界遺產。

「用雕塑書寫的聖經」，是世人對聖家大教堂的總括。西班牙建築師高迪於一八八三年接受設計工程，這是他的曠世遺作，高迪去世時，整個建築完成還不到四分之一。太大了，太複雜了，一代又一代的設計師和建造者們，參照大師的手稿繼續工作，一百四十年之後還在修。

「耶穌基督之塔」是教堂的主體中央塔，環繞周圍的另外四座塔，分別代表聖經的四部福音書：馬太福音、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約翰福音。主建築還包括關於耶穌的三個立面：面向東方的「誕生立面」、面向西方的「受難立面」、面向南方的「榮耀立面」。「誕生立面」直接受高迪的影響，連結了「生命開始」與「基督到來」，雕塑歡喜愉悅。另兩

個立面出自後人設計師。

從「誕生」之門進入，所見是一百多年前的痕跡，跨越多個世紀的精雕細琢。之後的建造多了選擇，建材在變，風格在變，韻律充滿歷史的流動感。從施工初期的手工雕刻和一磚一瓦，到數碼技術、人工智能、3D打印。聖家堂的建造，已經以數控機床加工石材替換手工石雕了。

聖家堂的建造過程，可以比作為一棵成長中的百年老樹，緩慢得似乎永遠不會竣工；而一根根柱子，又彷彿是參天大樹，密密麻麻地組成為一座大森林。每天太陽升起和落下的時候，光線穿過彩繪的冷暖玻璃，之後變得柔和並產生出夢幻般的光影；樹葉和花朵雕刻得那麼仔細入微，傾注了設計者對上帝創造大自然的敬仰。

聖家堂是高迪的作品招牌，有西方古典建築的溫度與輪迴，加上一百多年歷史中各個階段的印記，以及新時代的科技元素，它也是建築界新舊技術革命的見證。高迪為巴塞羅那創造了標誌性建築，西班牙因建築師而榮耀，巴塞羅那因聖家堂而聞名。

「一九九二年，巴塞羅那又因舉辦奧運會而煥發新機，再次吸引世人，又一次實現「巴塞羅那效應」。所謂「巴塞羅那效應」，指一個地區因某一事件而時來運轉。」

聽丹曦娓娓道來，這才意識到，我們不僅僅是與孩子同行，也是與建築師同行。

等候，多種聲音交雜，場面甚是熱鬧。

早茶之美，美在呈現的意境。早茶不僅僅是對美食的追求與嚮往，也賦予了一種別樣的生活儀式感。泰州早茶是茶與茶點並重，茶葉首選「福香」，它是由三種茶拼兌而成，取自龍井味、珠蘭香、魁針色。沸水注入杯中，茶和水開始融合，互相包容、互相謙讓、互相激勵，讓人們去體會一種味道，去感悟生活的平靜、安然和自得的樂趣。茶點分冷菜、乾絲、麵點、麵食、蛋類、餅類、粥類七大類。做法考究，有蒸的、煮的、炒的、炸的、拌的、烤的，式樣眾多；色彩斑斕，有紅的、綠的、黃



▲泰州早茶豐富多樣。 資料圖片

的、白的、紫的、粉的，美不勝收。生活的藝術凝聚在一桌美食裏，在煙火氤氳中，把柴米油鹽過成了詩情畫意。泰州遊子回鄉，必定迫不及待地喝一頓早茶。家鄉的早茶就像一把鑰匙，可以解開「思鄉」之鎖，釋放食物中簡單純粹的美好，讓你的胃和心一起「回家」，所謂「此心安處是吾鄉」。

早茶之美，美在豐富的選擇。泰州早茶被稱為「早餐皇后」，這些食材取之於自然、忠實於原味，有一百五十多個品種。其中，包子有蟹黃包、肉包、菜包、豆沙包、蘿蔔絲包、秧草包、三丁包等，籠籠大、分量足，體現了泰州人的實在；麵有魚湯麵、麻油蝦籽乾拌麵、雪菜肉絲麵、青椒蝦仁麵、蜆子韭菜麵等，碗碗有乾坤，風味各不同；餅有黃橋燒餅、油擦燒餅、漲燒餅、蕎麥餅不一而足，薄的如紙張，酥的滿口香。一道美食就是一個故事、一段歷史、一種精神。所轄市區的早茶品種也各具特色。比如靖江有被列為江蘇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蟹黃湯包，泰興有宣堡小餛飩以及被稱之為「泰州咖啡」的糗子粥。興化的「乾絲」其實是古老傳統製成的百頁，燙乾絲時不要加碱，輔料中還要加入白糖，製作更為

簡單方便。興化早茶中的粉絲肉圓、米餅夾油條、煮饊子也別具風味。

泰州早茶主打品種歸納為「一茶、三點、一麵」。一茶為茶和燙乾絲；三點為蟹黃湯包、蒸餃、燒賣；一麵即魚湯麵。其中，乾絲、蟹黃湯包、魚湯麵的製作方法別具一格，創意十足。

在老城區住宅密集區，小型早茶店比比皆是，這裏的常客主要是附近居民。今年「五一」期間，泰州接待遊客三十多萬人次，早茶店座無虛席，其中「老街」的早茶店日均接待量超過一萬人。

早茶店集數度最高的是被譽為蘇中第一小吃街的「老街」，六百多米長的沿街有海棠春、老泰州、海陵春、老者居、鮮天下、江南小籠等七家知名早茶店，每家都生意興隆，就像「泰州早茶博物館」展板所書：「泰州早茶、如火如荼」。

看一座城市，遠看是風景，近看是生活，往深裏看，是文化。泰州早茶文化生發於大眾、融合於大眾，承載着「百姓日用即道」的平凡渴望，遠遠超出了自身內涵，成為泰州這座城市獨特的文化名片。

江蘇泰州早茶

一座城市的美食，是其風土人情的深層底蘊，是其文化基因的終極密碼。對於江蘇泰州來說，江淮海三水之城的幸福味道，常常凝鍊於一頓早茶。泰州早茶，延續至今生生不息，超百年的歷史傳承，超百萬的「鐵桿粉絲」、超十五萬人的從業大軍，顯現出「中國早茶地標之都」的雛形和生機。

早茶，是中國社交飲食習俗之一。相傳曾經得到過泰州學政試院附近一家茶館贊助的鄭板橋，考中進士後欣然寫下「青菜蘿蔔糙米飯，瓦壺天水菊花茶」的詩句，成就了泰州早茶的一段傳奇。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主張「百姓日用即道」。泰州人喜愛喝早茶，所謂早上「皮包水」，似乎是把王艮的思想精髓融入了生活，是在安享生活之「道」，儘管歷經滄桑歲月，但這濃濃的人間煙火味，一直瀰漫至今拂之不去。

早茶之美，美在煙火的味道。泰州早茶稱之為「喝」。「喝」，含有品味和享受之意；「茶」，包含飲茶和品嚐的麵點、糕點。小茶館有免費的綠茶、紅茶、花茶、大麥茶，任意選、任意喝，講究的是這份慢慢的「閒」。坐着的在不緊不慢地品味，站着的在優哉游哉地

繽紛華夏 王龍